

1972

毛泽东时代的青年学生

毛泽东时代的青年学生

共青团中央学校工作部編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0年·北京

毛泽东时代的青年学生

共青团中央学校工作部編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十二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36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書店經售

*

787×1092 1/32 3 1/8印張

1960年2月北京第1版 1960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0

統一書号: 7009·1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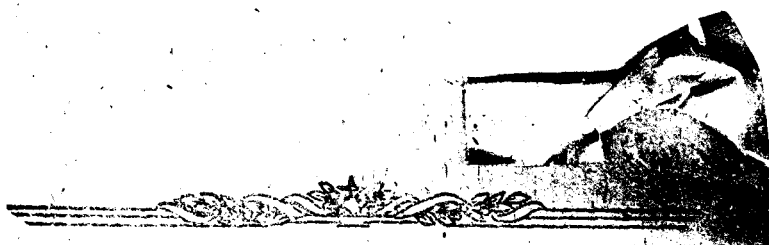
定价(2)一角九分

編者的話

这里收集的，是記述整风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和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来的优秀学生、先进学生集体事迹的十五篇文章。这些事迹生动地显示出：一代又红又专的新型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在党的培育下正茁壮地成长起来。这是党的总路线和教育方针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在今天继续坚决贯彻党的总路线和教育方针，更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的红旗的时候，学习这些优秀学生和先进学生集体的事迹，将鼓舞我们青年学生向又红又专跃进。

共青团中央学校工作部

1959年12月



目 次

共青团員罗健敏坚决駁斥反动言論·····熊 进	3
优秀的女共青团員——田蒂·····新华社記者	6
記反右派斗争中的积极分子陈錫岳·····宋文郁	8
最好的春天·····阮 銘 李仙根 楊詩秀 許季方 徐沛忠	13
——一群青年水利建設者成长的故事	
紅色“中国文学史”的誕生	
·····北京大学中文系 1955 級“中国文学史”編委会	28
为机械加工自动化而战·····楊 愨 杜丕錫 周建吾	38
——記清华大学同学試制成功“程序控制机床”	
在劳动中写劳动人民的历史·····傅 軍	46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找到了教育結合 劳动的新途徑	
为攀登科学高峰而斗争	
·····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机系学生 馬持宗	49
我們战胜了北大荒	
·····武汉測量制图学院北大荒測量队	55

在劳动中自觉地培养工人阶级立场

.....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律系四年级“东风突击队” 60
钢流激浪..... 武 文 65

——记北京钢铁学院学生谭志豪

我在农村安了家

..... 河北省静海县团泊洼人民公社社员 王培珍 71

昔日的红军战士 今日的大学生..... 孙祖年 77

——记武汉大学历史系学生张焕潮的勤学苦练

我的一切属于党,我的学习为了党

..... 华东纺织工学院学生 郝建秀 83

文化革命中的闯将..... 鲍春光 92

——记南京农学院附属兽医院的王元林同志

共青团員罗健敏坚决駁斥反对言論

熊 进

在我們伟大的党所发动的这次整风运动中，右派分子乘机向社会主义进行了猖狂的进攻，清华大学建筑系二年級二班学生共青团員罗健敏，在向右派分子进行斗争中，表現立場明确而坚定，勇敢地捍卫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他对一切积极善意帮助党整风的言論竭力支持和拥护，对一切右派分子恶意向党进攻的反动言論，坚决予以回击。

清华大学从5月17日开始整风以来，同学們和老师們对学校党委和行政工作中的缺点和錯誤提出了許多善意批評，但同时也出現了一些对党和社会主义进行恶意思攻击的反动言論。如罵共产党是“法西斯”“特权階級”，說肃反斗争是錯誤的，不应当进行肃反等等。

罗健敏同志对这些反动言論，十分憤慨。一次在吃晚飯的时候，他听到旁边桌上同学們在談論肃反問題，当他听到有人否定肃反成績，說肃反完全搞錯了的时候，他當場出来与他們辯論。他不但一个人跟反动的言論进行辯論，还积极号召党、团员一齐来向右派的言論展开斗争。他看到一部分党员对这些反动言論不进行駁斥，他很痛心，他在6月6日第一个貼出了号召全校共产党员起来战斗的大字报。他号召同志們：不要胆怯，不要因为有的同志工作中有一些缺点就連真理

都不敢坚持，正确的也不敢保护。他号召同志们，擦亮眼睛，站稳脚跟，为维护社会主义的利益斗争！这时，虽然有一些同学，包括一部分党团员，认为他贴这张大字报太过火，不是时候，是妨碍整风，但他丝毫没有动摇，仍然坚定地站在保卫党和社会主义的立场上。

跟着，他在6月10日，向水利系右派分子黄万里教授在“花丛小语”一文中的露骨反动言论，投出了锐利的一枪，给予了一针见血的驳斥。他质问这位教授：你否认我国是人民作主的国家，而说“十分之九以上的人被当作阿斗，十分之一以下的人的脑袋被认为是灵的，而应起主宰的作用。这就是现政治的特点”，你是痛恨党的缺点呢，还是痛恨我国的“现政治”，痛恨拥护这“现政治”的六万万人民？又质问：你是痛恨国民党还是痛恨共产党？假如你痛恨国民党，那么，国民党时期你写了多少东西骂他们，拿出来给我们看看。你是拥护共产党还是拥护国民党？若是拥护共产党，你除了骂它之外，你说了多少话去歌颂它的功绩，拿出来看看！瞧，这是多么有力的质问和回击！

罗健敏同志这种坚定的阶级立场，对反动言论的迎头痛击，受到广大同学的欢迎和支持。但也遭到少数同学甚至包括某些党团员的责难，他们说这样做对这位教授先生不礼貌，这样会影响他参加整风的积极性。班上为此事并专门开过会批评他。团支部组织委员不但自己不向右派思想做斗争，而且说罗健敏的行为并不是真正的保护党，而是虚伪的党的保卫者。班长也把罗健敏的这种斗争精神说成是随便给人扣大帽子，甚至说“比如我说了几句反动话，你就能说我是反社会主义吗？”党支部书记吴庆麟也很反对他这种斗争精神，他除

組織同學開會對羅健敏施加壓力外，還再三逼使羅健敏承認“錯誤”。

羅健敏同志並沒有因為這些責難和壓力而後退，他勇敢地保衛着黨的利益。在6月13日，他又寫出了對右派分子的義正詞嚴的質問。

（選自“在反右派鬥爭中吸取教訓——記黨的捍衛者和青年的敗類”，中國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





优秀的女共青团员——田蒂

新华社记者

武汉大学中文系三年級女学生，共青团員田蒂是这次反右派斗争中的好战士。

以吳开斌为首的右派小集团是武汉大学右派学生在大鳴大放期間向党进攻的“司令部”，他們提出了向党“爭自由、爭民主、爭人权”的反动口号，一时之間，他們刮起了一陣阴森森的黑风，把整个武大鬧得烏烟瘴气，特别是中文系三年級的学生，大部被这股黑风吹昏了。但田蒂始終站在党的立場上向右派分子斗争。右派分子吳开斌出“火焰报”向党进攻，她就和几个同学办了“三八社”，出墙报对右派分子进行反击。

右派分子想尽办法辱罵和打击她。一个与她同宿舍的右派分子一回到宿舍就指桑罵槐地罵她是“三害的孝子賢孙”、“卑鄙无耻”，罵她的“三八”墙报是“王八”报。但这一切并未使田蒂停止和右派分子的斗争，反而使她的斗争积极性更加强了。当班上右派分子要罢課、上街鬧大民主的时候，她出墙报号召同学帮助党整风要和风細雨，反对大民主的做法。6月5日武大党委書記刘真向全校学生作了一次报告，对右派分子要到工厂、到农村去点火的做法和他們提出的所謂“爭自由、爭民主、爭人权”的口号进行了批評。吳开斌等右派分子听了这个报告后，咆哮如雷，立即煽动同学們說，“現在是收了，要

起来反对”。在中文系三年級討論刘真这个报告时，很多人都反对这个报告，但田蒂站起拥护这个报告的精神。她发言时会不断被右派分子的叫骂声所打断。后来她在“三八社”的墙报上还是发表拥护刘真同志报告的文章。

在大鳴大放的期間，田蒂曾参加了为右派分子所把持的“火焰报”的工作。当她发觉“火焰报”的反动言行后，当别人都在头昏脑胀的时候，她就清醒地注意到吴开斌等右派分子的反党活动。她在日記里把右派分子活动情况和反动言論作了較詳細的記載。后来在揭露和批判吴开斌等右派分子时，这部分日記记录的材料就被用来象重磅炸弹一样把右派分子打得目瞪口呆。

在武汉大学开展反右派斗争以后，田蒂的工作更加紧张了。她担负着整理材料、写文章、作會議记录等許多工作，經常工作到深夜，有时午睡也很少睡。田蒂热爱党的事业，为坚持真理而斗争的精神是一貫的。她从一年級开始，就和当时还未暴露右派面貌的吴开斌等的一些不良傾向，进行了不調和的斗争。

田蒂的这种优秀品質已得到中共武汉大学委员会的表揚。

(选自“在反右派斗争中吸取教訓——記党的捍卫者和青年的改类”，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7 年版。)



記反右派斗争中的积极分子陈錫岳

宋文郁

陈錫岳，男，現年二十一岁，山东沛县人，共青团員，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一年級五班学生。家庭出身貧农，解放后上升为中农。解放前他在家割草拾糞，九岁以后曾上过完小。解放后繼續上中学，1956年考进华东师范大学。

1957年5月下旬，华东师大党委宣布整风开始后，教师和学生就鳴放起来了。中文系一年級五班的同学中有不少人搞大字报，搞漫画画刊，向党員进行人身攻击。陈錫岳不同意这样的做法。他只是通过党委召开的座談会，对学校工作中的缺点提出批評。陈錫岳是系会福利委員，对有关同学福利方面的問題（如伙食問題），陈錫岳不但提出意見，还提出改进办法，帮助学校尽速解决。而那些“鳴放积极分子”就看不慣陈錫岳的作法，質問他为什么不写大字报鳴放。陈錫岳于5月26日，以“我对大鳴大放的一点浅見”为题，把自己的看法写在团小組的日記上。大意如下：“我們不但要放，还要分析批判别人不对的見解和看法。目前的大字报黑板报，似乎超出毛主席所講的和风細雨的范围。謾罵是不解决問題的。俗語說得好：‘有理不在言高’。我不同意在大字报上用那种对待敌人的字句和辞汇，来对待党的干部。难道人民內部矛盾非得用污蔑党的大字报、罢工、罢課、游行示威的形式才能解决嗎？貼反

党大字报的人若去罢课游行，我是不去的。”他写的团小组日记，立即遭到以右派分子刘望臣为首的一群同学的攻击，說他是“頑固分子”，阻碍鳴放。陈錫岳又在5月29日答复他們：“我不同意用大字报反党，并不等于反对別人貼大字报提意見，但是，应当小心，不要以毒草代替了香花。我反对那种无組織无紀律地乱写乱貼，更反对提意見时的謾罵。”

大字报的內容，越来越不象話了。有些大字报罵学校是“阴森可怕的監牢”，有的黑板报說，三大主义产生的根源是共产党专制集权造成的。他們还无耻地向共产党叫喊：要所謂“民主”、“自由”。这时甚至有人把反党大字报貼在党委办公室的玻璃窗上。陈錫岳看了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論以后，十分气憤。这个时期，他飯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象是受了极大的冤屈似的。一次，在吃中午飯的时候，陈錫岳气憤地說：“这样搞下去，还象話嗎？”这句话剛講完，同桌吃飯的一个同学立刻把脸一沉，把筷子向桌上一拍，怒容滿面地說：“任何人都沒有言論自由，特别是鳴放时期。”另一个同学也来帮腔說：“对！鳴放时期連反革命分子都有言論自由，請你不要阻碍鳴放！”这句话可把陈錫岳气坏了，于是他很严肃地駁斥道：“反革命沒有言論自由，沒有就是沒有！”大家爭爭吵吵，連飯也沒有吃好。他回到班里，回到宿舍，同样也遭到一些人的攻击和冷嘲热諷。这些日子里，陈錫岳苦恼极了。看看党委也沒有发表什么意見，只是要“党员同志傾听群众的意見”。他心里想：“意見是應該傾听的，但是，那些錯誤意見，特别是那些恶毒謾罵的大字报，叫人怎么能够容忍呢！”陈錫岳看到党委遭受攻击，党员被丑化，就象自己的母亲遭到毒打一样，他实在忍不下去了，就跑去問龔济民（党员），龔济民說：“不要着急，

讓他們放吧！”陈錫岳听了，觉得党员比自己看得远，只得把这股怨气压在心里。在休息或洗衣裳的时候，有些同学唱夜半歌声、四季歌等歌曲，而陈錫岳就唱歌颂共产党，歌唱解放军的歌曲，借以舒畅胸怀。晚饭后，他常常和一个知心朋友李玉春(团员)谈论学校中的事，有一次谈着谈着两人都哭了起来。后来，陈錫岳说：“哭有什么用。”李玉春说：“对，我们不哭，我们要坚强起来。”陈錫岳接着说：“我们要用实际行动保卫党。”这天晚上，陈錫岳说什么也睡不着，他想到学校里的右派分子向党进攻，诬蔑我们没有民主自由，一股阶级仇恨的烈火在他的心中燃烧起来，他想到了自己的过去：

五岁那年，秋天，微山湖涨了水，许多地都被淹没了。家里仅有的二亩地幸运地没被淹没。地主混同流氓把抢来的几百只鸭子，赶上湖岸来，一会儿就把家里的二亩豆子吃光了。父亲在地主面前说了几句话，就遭到地主的毒打。二伯父看到自己的兄弟遭受侮辱和毒打，就拿起短棍赶地主的鸭子，地主恼羞成怒，就把二伯父用钢锥戳了九下，还割下他的舌头，二伯父就这样含冤惨死了。三伯父脸上也挨了一刀。十几年来，父亲不知告了多少次状，但却没有人理睬，只有到了解放以后，才报了 this 血海深仇。

想到这里，陈錫岳深深感到：这叫我怎么不感激共产党！那些右派分子说我们没有民主自由，拼命地攻击党，这不是明摆着替地主反革命说话吗！

以后，他就和李玉春联合起来，也用写大字报的方式反击那些攻击党委的反动言论。


6月11日，在中文系办公室的墙上，贴了中文系教师许杰等鸣放记录大字报。陈錫岳看了很气愤，心想许杰为什么抹

杀事实，硬說党委整风有顧慮，說什么“鳴放”到現在还不是“大鳴大放”。难道师大召开了数百次师生鳴放會議他不知道。当天晚上他又听到在党委召开的民主党派座談会上，揭发了許杰一系列破坏整风的言論，更为气憤。当晚，他就写了一张在大鳴大放中必須反对违反社会主义的言論包括許杰的某些言論的大字报。然而，有許多同学却不同意陈錫岳的看法，不同意党委和民主党派对許杰的批判，認為这是扣帽子，甚至認為这是对許杰的污蔑。一年級赵兴荣等同学特地去訪問許杰，許杰向这些同学再三宣称：他未主张狂风暴雨，他也未說“三害”的根源是无产階級专政。于是，他們就写了一篇訪問記的大字报，为許杰辯护。陈錫岳看了，又貼了一张大字报，严肃地指出：为什么有些同学只听許杰一面之詞，不愿听党委和民主党派的話。为什么只注意态度而不注意原則？赵兴荣看了很反感，于是就在一些右派学生支持下，写了挑战書，要与陈錫岳公开辯論。陈錫岳同意辯論，事先訪問了党委和民主党派負責人，搜集了大量材料。辯論那天，陈錫岳找赵兴荣交換意見，說明自己这样做的心情和理由，并要求赵兴荣應該面对事实，向真理低头，建議和他一起去訪問校党委同民主党派。一直到辯論前半小时才結束了訪問。在鉄一般的事实面前，赵兴荣承認自己的看法錯了。可是，赵兴荣还想不通：为什么陈錫岳能这样坚定地相信党呢？陈錫岳告訴他說：“解放前我在山东沛县北孔庄完小念書，人家放学回家去吃飯，可是我呢？只能回到田里去吃野菜麥苗。有一年冰雹把麥苗打坏了，每天只能拿四两豆子烧口湯喝，还吃些棉籽餅。吃棉籽餅不但拉肚子，肚子还烧得很难受。人家中午可以午睡，我在中午还得去割草，換些錢来帮助家里維持生活。說苦，苦是說

不完的。再往前說，我九岁时还没入学。家里穷，冬天没有棉裤穿还不說，那时天不亮，鸡还没有叫，父亲就把我叫醒，要我去拾粪，晚一些都不行。那时穷人多，去晚了，粪就拾不到。把拾来的粪换些錢，度过我的童年……”說到这里两个人都哭了。陈錫岳接着說：“解放后，我考进沛县中学，享受助学金，吃的是小米，不但讀完高中，还到师大来念大学。我肚子里的，肚子外的，头上戴的，脚上穿的，完全是共产党給我的，叫我不相信党，相信誰？因此，当我看到反党的大字报，心中就有气！当我听到許杰企图打乱整风运动，就气得很！……”辯論的时间快到了，教室里坐滿了师生，他們焦急地等待着辯論的开始。陈錫岳与赵兴荣手挽着手进来了，赵兴荣一走进教室就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大字：“今天辯論会不开了。我錯了。——赵兴荣。”陈錫岳这种坚定的立場和以理服人的态度，感动了赵兴荣，教育了广大的同学。

在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中，陈錫岳同样是勇于揭发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积极参加反右派的具体工作，并以自己的亲身体会去批駁右派分子，教育同学。

（选自“在反右派斗争中吸取教训——記党的捍卫者和青年的败类”，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7 年版。）



最好的春天

——一群青年水利建設者成长的故事

阮 铭 李仙根 楊詩秀 許季方 徐沛忠

向群众請教，向大自然索取

大自然是我們的戰場，
农村是我們的課堂；
我們用劳动来获得知識，
我們在群众中取得力量。

今年春天，清华大学水利系关于真刀真枪作毕业設計的大辯論結束了，各小組的任务定了下来。

昌平德胜口水庫設計小組的任务是設計一个灌溉六万亩农田的小型水庫。可是全部原始資料，只有一张 1913 年的二万五千分之一的全流域地形图和一张下游半个沟的二千分之一地形图。其他水文、地質、水土保持等資料一点也沒有。

怎么办？他們就決定“白手起家”下乡作实地調查。自己画地形图，收集水文、地質、水土保持資料。他們說：

“我們有大腦、有手、又有腿……要什么資料，就依靠自己的劳动，向大自然索取，向老乡們請教。”

就这样，这个小組里十四个同学，两个青年教师，来到了乡下，住到了农民家里。他們每天分头出发，有的去勘察坝